

比榴高述林

瑞安孫仲容先生撰

如昇後學冒景瑞謹題



比榴高述林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籀高述林卷三

斫斲謂之定義

爾雅釋器斫斲謂之定有鉏斤兩義郭璞注云鋤屬釋文載或本斲作斫又引李巡云斫斲鋤也定鋤別名御覽引舍人注同廣雅釋器云耨謂之定亦同李郭義說文斤部斫斲下竝云斫也斫擊也不辨何器而木部有斫字云斫也齊謂之鎡鎡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依許說則斫斲二字音義本同斫字說解以斫爲鎡鎡明斤部斫斲訓斫卽專用斫字前一義也考工記車人說車工之度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注云

瑞安孫詒讓

櫛斲斤柄引爾雅作句櫛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櫛
 據李郭義則斲斲為鉏據鄭義則句櫛為斤柄據許
 說則櫛本含兩義前一義為斲土之鎡鉞亦即鉏故
 廣雅釋器云鎡鉞鋸鉏也許義即李郭諸說所本後
 一義為斲木斤柄即鄭說所本也管子小匡篇又云
 惡金以鑄斤釜鉏夷鋸櫛國語齊語作鉏夷斤櫛無釜鋸二字與管子文異
 尹知章注云鋸櫛饗類攷說文金部云饗大鉏也則
 尹以鋸櫛亦為鉏屬墨子備城門篇有居屬與築壘
 同舉壘與孟子子纘裡字同則亦鉏饗之類足證尹說蓋屬與櫛
 斲同字而鋸居與斲句則取義迥異其岐悟之故莫
 能詳也攷車人宣櫛柯磬折四者程易田謂即形學
 三角斂侈之度審繹記義蓋以櫛柄本直其首箸金

則橫出而成曲度。故記人段以別倨句形體。蓋古國
工審曲面勢之精義也。今以割圖四象限求之。矩爲
一象限九十度。宣半矩則四十五度也。櫛一宣有半
則六十七度二分度之一也。竊謂攷工凡云倨句卽
曲角侈弇之差。意者鉏斤二器同有櫛稱。而其箸金
於柄則倨句不同。倨者爲鉏柄箸金之度。故謂之居
屬鋸櫛。明鉏爲櫛之倨者。居鋸皆倨之借字也。句者
爲斤柄箸金之度。故謂之句。櫛斲斷明斤爲櫛之句
者。爾雅釋文載或本斲又作拘。廣韻四覺引爾雅亦作拘。櫛斲拘
亦卽句之借字也。以車人一宣有半之櫛推之。自六
十七度二分度之一而侈之。以至百零一度四分度
之一而成柯之倨句。則凡侈於宣而弇於柯者皆櫛

廣韻四覺引爾雅亦作拘。櫛斲拘

斲拘

倨句之度也。今申櫛以爲柯，其較凡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三折取其半爲中數，則八十三度以內爲櫛之句度，斤柄之度準之，以外爲櫛之倨度。鉏柄之度準之，蓋句櫛居櫛之名義旣定，而斤與鉏倨句之形亦約略可推知。爾雅之義當從鄭爲正。李郭諸說與句櫛實不相當也。若然，櫛斲爲斫器之大名，倨句則曲度之通語，斤柄之曲度微斲，字當爲句櫛。後人因其爲斤，變櫛爲斲，又并增句爲斲。此孳乳而寢多，句斲非斤柄之專名也。鉏柄之曲度微侈，字當爲倨櫛。倨省而爲居，後人因其箸金，增居爲鋸，遂與槍唐之名混淆。說文金部鋸槍唐也。此段借以爲用，居鋸亦非。即今木工所用之鋸。鉏柄之本名也。蓋倨句對文，慄識不能孤立爲名而

櫛名通於鉏斤。必加以倨句，乃足以示別異。故許書
櫛字必兼舉兩訓，而廣雅詁鋸爲鉏，爲失其義。唯說
文訓櫛爲斤柄，性自曲，則亦不可通。夫斤柄本直，以
首箸金，乃得有侈弇。安取本性自曲？且木性自曲，亦
自中他用，不必專爲斤柄。何必特爲制名乎？段氏注云：謂斫
木之斤及斫田之器，其木首接金者，生而內句不段
揉治段內句之說，既難通，又牽入田器，尤非許意。
竊意說文舊本當云斤柄句曲者，許蓋卽據句櫛爲
訓。與先鄭引蒼頡篇義同。今本因句與自形近而譌。
後人又增性字，以成其誤。遂不可理董耳。知櫛斲同
爲斲器，以倨句形度異名，而後爾雅考工及管墨諸
書之本義。許鄭李郭諸儒之異論，皆可埽定。其是非
此亦釋名辨物之助也。

爾雅匡名補義

近代爾雅之學以邵郝兩疏為開極而攷正文字則歸安嚴氏匡名致為精審三家驂靳竝行觀古辨言殆無贖義矣曩校讀斯經藉資研覈偶得數事為嚴書所遺闕聊復記之釋詁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釋文矢作戾云本作矢嚴云戾俗字自石經以後諸本無作戾者今攷戾當作矣說文匕部弋未定也从匕矣聲矣古文矢字矢部無此重文許書不云矣从何形其上从匕似匕之反文經本或作此字後人不識傳寫誤為从尸遂成戾字然則戾為矣之變乃隸古之譌嚴以為俗字殆未究其本至爾雅舊本究當以矢為正故廣雅釋詁云戾陳也字與陸本同誤但張

書大例凡爾雅元文所有者咸不重出今本間有重複者皆傳寫

之足證漢魏舊本經文不作此字宜唐石經之不從

陸也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

此名經注崧嵩互異釋文崧又作嵩嚴引盧紹弓云

崧嵩二字說文所無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攷

嵩字見漢碑者凡七劉寬後碑尉氏令鄭季宣碑陰魯峻碑陰韓勅碑桐相廟碑三

公山碑則雖說文所無而其字實古於崧爾雅元文

當本作嵩與注同釋文及唐石經作崧者後人所改

邢疏引李巡云高大曰嵩詩崧嵩孔疏引作崧蓋依詩文改是漢時

本作嵩也通典一百四云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

尚書符解列尊下疑挽舊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

山大而高嵩今取諱宜曰嵩此尤晉時本作嵩之塙

證郭注自是古本今經文皆改為崧郭注以中嶽之名僅得不改當據以訂正釋艸夔赤苗注云今之赤梁粟又芑白苗注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攷說文艸部夔赤苗嘉穀芑白白苗嘉穀詩大雅生民惟糜惟芑糜與夔同毛傳亦用爾雅此皆以為穀名惟太平御覽百卉部引舍人注云別米赤白苗也是伯夷所食首陽草也齊民要術二止引下句伯夷下有叔齊二字此注前後義異前一義云別米赤白苗與毛許郭諸家說正同後一義云伯夷所食首陽山草則以為草名蓋舍人所見本夔或作薇注中兼載異文故別附此說以備一義夔薇聲類相近故通用周禮天官天府春官鬯人雞人注竝云夔讀為徽是其例也此漢注異文之一邵

郝兩疏竝不憭遂譏其謬說非也釋獸雌印鼻而長尾時善稜領此當合爲一節次句注云好登山峯則郭意時是義同時善稜領卽謂雌之爲獸是善登山領俗作嶺同此與上文猱媛善援獾父善顧及後文騶踠踠善陞馼馼枝踠踠善陞馼皆論獸之性習文例正同自邢疏以下竝分爲二節則似以時爲獸名非是嚴氏亦未訂正謹附識之以遺讀此經者

爾雅時善乘領義

釋獸雌印鼻而長尾時善乘領注云好登山峰邢疏云好登山峰之一獸審玩邢義似以時爲獸名與雌別今攷此當冢上雌爲文邵同邢義郝亦別爲一條而無釋時是義同言此雌之爲獸是善登山領也釋獸一篇凡言善者皆

謂獸之性質所能如上文云猶如麋善登木又云猱
蟻善援攫父善顧又釋畜云馱蹄趺善陞馱馱駮枝
蹄善陞馱文例竝與此正同乘領與登木陞馱義亦
不異郭以其義易明故注中不箸時字詁釋邢疏未
審迺以時別爲善乘領之一獸非徒於古無徵卽以
爾雅文義校之亦必不可通其疏舛殊甚而邵郝諸
家咸無匡正何也

紹我周王見休義

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以
爲尙書逸篇說文仁部引作逸周書而書孔疏載鄭
禹貢注引此筐厥立黃二語謂出胤征所未詳也趙

氏釋之云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爾雅釋詁顯昭覲釗覲見也郭璞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卽本孟子趙注義而以紹爲釗字小異是皆詰紹爲見而以見休爲望見周王之休善也禹貢鄭注引紹作昭義疑亦與趙同書僞古文則增改此文竄入武成而亦以紹爲昭見休二句則作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僞傳釋云明我周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則又訓昭爲明而改見休爲天休以爲天之美應文義絕異綜校諸義趙釋紹爲見雖可通而讀見休屬下句則未安僞書說以見休二字自爲天之美應與上下文絕不相屬皆非孟子述書義也今攷紹昭釗竝聲近段借字釋詁云詔

相亮左右相導也。詔與紹昭聲類亦同。此紹亦當訓為相導。其讀當以紹我周王見休六字為句。謂眾士女來相導周王而顯其休喜也。請即周書為舉一證。君奭云：乃時昭文王迪見冒馬融本冒作勛云勉也。王文簡云：昭當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迪用也。見猶顯也。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孔傳讀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冒聞于上帝句漢人舊讀已然皆非其說致塙。依彼讀則君奭文與此正可互證。此云紹我周王猶彼云昭文王云見休猶彼云迪見勛。此見休為顯休喜即主東國士女而言。猶君奭見勛為顯懋勉亦主號叔等五人言。其文例詁釋並略同也。君奭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文侯之命亦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又云汝克昭汝顯祖。又云用會紹乃辟。竝可證
紹昭之義。知孟子所述塙是逸書文義大致符合。而
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良繇鹵遣閒
來迂邵王南尸。夷束尸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
有功藩國來歸之事。邵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
正同。周代彝器古文義證尤顯較足。見僞孔訓明之
非至僞古文書。失其句讀。妄肆增竄。其疏謬尤不足
辯。然自僞書羈入武成。後儒奉爲古經。遂不敢輕破。
故朱蔡諸儒咸沿襲莫能刊正矣。

國語九咳義

鄭語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會兆民。韋注云
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咳。以會兆

民王取經入焉以倉萬官章於楚語注云九畎九州之內有畎數也宏嗣之意蓋以九畎之田爲通九州言之故上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楚語亦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畎數以奉之章從賈虞

宋庠本說唐

皆以萬億曰兆萬萬兆曰畎北宋明道本正如是宋庠校本則改爲十億曰兆萬萬曰姦兩文不同近代治國語者如龔氏麗正董氏增齡汪氏遠孫咸未能疏證其義攷甄鸞五經筭術徐岳數術紀遺竝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

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
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億
曰兆萬兆曰京也而一切經音義引筭經則以中數
爲上數上數爲中數其等互易數則大同王制正義
則以十萬曰億爲小數萬萬曰億爲大數賈虞韋卽
從大數爲說宋庠改從小數非也今校國語上文竝
十數遞乘則自當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
十經曰垓計之故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云十十
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
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是經卽筭術之京
廣韻稱注風俗通兆生咳咳卽垓說文土部引國語
京則仍作京與御覽異

亦作垓。應說自是國語。塙詰若如賈唐韋說則以萬萬曰億爲起數。故姦得積成萬萬兆實非國語義也。若然。畎竝當依下數爲萬萬。九畎者爲田九萬萬畝也。周王畿千里爲地百同。依周禮大司徒鄭注。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以一夫百畝計之。一同凡九百萬畝。百同積九萬萬畝。是一同卽九兆之田。十同卽九經之田。百同卽九畎之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亦正以下數言之。與國語可互證也。蓋三代聖王建侯樹屏。各專其國。食其田。王所自食。不出畿服千里之外。九畎之田。自專據邦畿言之。而經入亦卽京人。謂畿內什一之賦。故云食兆民萬官。不得廣及九州也。賈唐韋

不從下數而從中數遂以九畝爲九州之極數不知
周九州六服與王畿凡七千里積四千九百萬里九服
除夷鎮藩三服不數故周禮職即通九州計之與九
方氏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萬萬兆之數亦必不合若如宋庠校本從下數計之
雖合於國語之義然韋旣云九州極數則又必不止
九萬萬畝其誤明矣

釋翼

訓故者卽古之言語其略具於爾雅而散見於詩書
然以字義求之其爲本訓者至少而以聲義段借引
申則十得其八九蓋古言古義展轉孳益爾雅固不
能盡載也釋詁云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翼本訓
鳥翅此訓敬訓恭者蓋趨之段借字

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說文

走部作趨是其本字趨本爲拱翼之容引申爲恭敬因之所尊

敬之人亦得稱翼此其義見於詩書而爾雅不詳漢以來詁經者咸莫能稽覈蓋古言廢失而古書之誤解者多矣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翼子者猶言子之尊貴者與胄子元子義蓋相近上句言詒其謀猷於孫下句言以安爾之尊貴之子義正相承貫也而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禮記表記亦引此詩鄭注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鄭禮注與詩箋義小異而訓翼爲敬略同表記孔疏謂鄭訓翼爲助求塙今玩詩辭自以翼子別於眾子孫毛本雅訓以爲安敬鄭又云敬事之子孫於文

義似皆迂曲不如訓爲尊貴子之協也翼子爲尊貴之子故又借以爲兄長之稱書大誥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僞孔傳訓考爲成訓翼爲敬云敬成周道語旣眞到又與上下文義並不相貫諦審書義此二句蔡仲默謂指管蔡言之其說最搞大旨謂邦君庶士等咸謂與殷民爲不靜者乃惟在王家及邦君家與我之父兄此等皆親貴故不可遽征伐之也蓋釋親云父爲考因之諸從父亦得謂之考翼本尊敬之稱因之兄長亦謂之翼其義例本同也況考翼爲父兄大誥下文又有明證彼文云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此考翼卽父兄對上厥考厥子及下予有後爲文考旣指父言之則翼爲兄長其義昭然故下文又云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亦以兄考對厥子言兄考卽考翼文偶變易兩文對勘尤明辯哲矣而鄭書注訓爲其父敬事之人僞孔又云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皆於文義爲不順王文簡經義述聞知其難通遂疑此翼字涉上文而衍皆非也且翼之爲兄長以聲義求之又得一比例焉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妣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妣婦喪服傳云娣妣婦者弟長也蓋卽以弟長釋娣妣男子之以翼爲長爲兄亦猶

女子之以姒爲長也。姒翼古音相近，故春秋經定姒。公穀作定弋，弋翼音同。字通書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及孔疏引馬鄭王本並作翼，是其證也。蓋翼訓尊貴，又段以偁兄長，詩書之義可以互證。而說經者徒拘守爾雅翼敬之訓，不能通其引申之義，故咸不得其旨，謹表出之，或足裨雅訓之遺闕乎。

釋棐

說文木部云：棐，輔也。此棐之正義。輔者榜也，以木爲之。匡矯弓弩，使不弧刺者。說文榜字注云：所以輔弓。弩廣雅，榜輔也。眾經音義楠弓輔也。鹽鐵論若櫜，輔檠之正。弧刺也。並其義。輔亦爲車輔，即車箱也。方言：箱謂之輔。廣雅：輔箱也。說文有輩字，無輔字。古亦當以棐爲之。許以輔訓棐，蓋謂棐輔同物。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不得棐檠，則不

能自正。楊注：楫、檣、輔、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棗。

檣不能自正。棗、棗、並，即棗之變體。皆足證許義，其引伸之義則

為備。即輔，弼之正字。經傳多借輔為之。見爾雅釋詁，漢以後說尚書

者，習用之而不知書義，與雅訓固絕不相當也。蓋棗

字之見于書者，凡十有一。据今文二十八篇，言之偽古文不論。皆當為

匪之借字，其義為非，為不，為不可，為未，及大誥云：天

棗忱辭，棗忱。班固幽通賦用作匪，顏注引大誥亦作匪。

與匪同。其義猶詩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說文：忱，字注引詩：匪。

作忱，韓詩外傳作說。忱義為誠。本說文：韓詩作說，義為信，見方言說文。誠猶信也。

天棗忱辭，言天命不可信也。辭語助，猶詩大下云：其

考我民，又云天亦惟用勤，明云天難，謹斯。我民曰：考曰勤，善惡

對舉，皆申明棗忱之義。下又云：越天棗忱，爾時罔敢

易法亦言惟天命不可信爾則無敢更易法度也漢書孔光傳對日食事引書作天棐謚辭而說之云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王莽傳載莽所作大誥亦以輔誠代棐忱是西漢時尚書古今文師說已誤又康誥云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此戒康叔之辭亦言天威不可信此猶言無常與而人情則可見棐與可反正相對若如僞傳訓爲輔誠則文義不相屬矣酒誥云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棐亦當讀爲匪徂當讀爲且詩周頌載芟云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此棐徂卽匪且其義亦爲非此與詩同言我周西土非自此始君臣皆尙能用文王教命不敢厚用酒故下文卽繼之云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曰棐徂又曰至于今猶詩匪
且匪今兩語義正相承貫僞傳釋棐徂爲輔訓往日
屬下邦君御事小子爲句則失其句讀且亦不成文
義矣又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棐有棐不敢自暇自逸棐亦讀爲匪棐讀爲其給之
其詩小雅巧言云匪其止其維王之邛鄭箋釋爲不
其其職事此棐有棐與詩匪其意異而義正同言御
事之臣卽在休假之時非有當其給之職事亦不敢
自暇逸也僞孔釋爲輔佐君有恭敬之德於義亦迂
曲雜誥云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覆乃惟是不永哉棐亦當讀爲匪棐民彝
猶呂刑之率又于民棐彝云棐民彝到文耳言我戒

汝以小民不法之事汝若不勉則其國不得長保也
僞孔讀聽朕教汝于民棐彝句訓爲聽我教汝于輔
民之常而用之則與上下文義竝鉏鋸不合又云公
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棐亦讀爲匪當讀公功棐迪
句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康誥亦云矧今
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棐迪猶言不迪罔
迪也詩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
迪从由聲古與猷字通爾雅釋詁迪道也爾雅釋言
云猷圖也公功棐迪言周公之功我未及圖之信無
不如是也左傳二十八季傳云勞之不僞傳釋爲公
圖報於何有篤猶言信詳後之功輔道我已厚是屬下篤字爲句則於文詰屈難
通矣君奭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

祥。斐忱亦與下文云天不可信義同。此言若天之不

可信亦不敢謂其必崇降不祥。終為崇據上文云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曰休曰不祥

亦善惡對舉與大誥字訓文例竝同若釋為輔誠則

下復慮其降不祥文義亦不相屬矣又匪忱與難諶

意義略同故下云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天難諶王莽傳羣臣奏引作天應斐諶蓋古今文之

異此作難諶者彼作斐諶則今本尚書所云斐忱者

漢時傳本或當有作難諶者未可知也又云篤斐時

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此與雒誥篤罔不若時義

略同篤猶信也。爾雅釋詁篤固也厚也固厚引申之為誠信猶釋詁誥訓信亦訓厚也

此周公對召公言之謂信非止是二人也上文云在

又

召

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此即承彼而申言
 弗戡之義偽孔乃釋為厚輔文武之道則於周召相
 勸語氣全不相蒙矣呂刑云明明棗常鰥寡無蓋棗
 常墨子尚賢中引作不常常法也周書小開篇亦云
 明明非常言顓頊命重黎明察不法使鰥寡無所害
 也蓋訓害本阮元說下又云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
 彝棗彝猶棗常亦言不法言明于刑罰之中道用治
 民之不法也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彝酒誥云誕惟厥
 縱淫佚于非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周書皇門篇云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惟時
 乃學于非夷棗彝非彝非夷字異義竝同康誥酒
 誥誥作非其義易明故釋者不誤此與維誥字皆

作棐偽傳遂皆釋為輔常不知輔民常民輔常竝於
文不順也凡尚書匪非字今文疑皆作棐其義易明
者漢時 **校**改為匪非故今書匪非棐錯出

如禹貢凡厥篚字漢書地理志皆作棐則為匡匪之

段字 篚即匪之俗義與今書諸棐字異而其以棐為匪亦

同又漢書燕王旦傳策又云母棐德 史記王世家棐作儗案解徐

廣曰一作非此亦用盤庚之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也尚書

自經秦火文字展轉譌互殆不可讀非以前後復重

之文互相推校無由得其塙詰棐匪通段本經左論

甚多而西漢以來王莽儼大誥及馬鄭偽孔諸家傳

注徒知爾雅棐備之訓執一而不能通其異自宋朱

子蔡仲默及近代段氏若膺孫氏開如莊氏葆瓌始

知

於大誥康誥呂刑略正舊讀而未能盡究其義至於
酒誥雜誥君奭諸篇指意略涉隱奧則猶多沿襲傳
義無所匡正今爲綜校全經宣究其說俾書義雅
訓不能強合用祛經儒墨守舊故之蔽焉

釋疇

說文白部云畱詞也从白畱聲畱與疇同虞書帝曰
畱咨段若膺謂當作誰詞其說近是而口部又有畱
字云誰也从口畱又聲畱古文疇又田部云畱耕治
之田也畱或省今隸變爲疇其見於經典釋文者
字作畱蓋畱畱二字之省變今經典通作疇故爾雅
釋詁云疇孰誰也其正義見於尙書者堯典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疇咨若予采舜曰疇若予工又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二語偽孔本並改入舜典

偽孔傳並訓疇

為誰是也誰者眾多相對無適指目

辭故引申為

同輩儕耦之稱其字又與讎通故堯

舜曰咨四岳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偽孔亦此入舜典

亮采言助成眾事惠疇言順於百官即同官相人偶

之辭與讎匹義近而與前後疇咨疇若諸文不同迺

孔傳亦以本義訓之曰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則

失其義矣又酒誥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

宏父定辟此章當依蘇軾蔡沈讀以矧惟若疇句蓋

若疇統下三官言之圻父薄違句言司馬典兵薄疑

讀為搏謂搏擊回袞農父若保句司徒典教掌保安

民宏父定辟句司空典事掌定法也而鄭康成詩小

雅圻父箋引書讀若壽圻父句鄭書注亦云順壽萬

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小雅孔疏孔傳云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

司馬乎况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

父司空當順安之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

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此皆失其句讀而孔訓若

疇為所順疇咨尤為不辭不知疇猶讎也若疇者謂

司馬司徒司空三卿為汝諸侯之讎匹猶召誥云予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彼釋文云讎字

或作酬酬疇字同竝與疇通酒誥若疇即召誥之讎

民其士文大史友內史友即召誥之友民二文相應

也詩箋釋文又云壽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字亦通若

然以三卿爲壽亦卽所謂三壽詩魯頌閟宮云三壽作朋毛傳云壽考也鄭箋則云三壽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三卿不必皆老壽毛張蓋望文爲訓以三壽爲尊稱猶云三老五更爾依周誥義三卿爵尊得與君爲匹謂之讎大史內史中下大夫止爲君之友是疇讎與友雖同取儕輩之稱而疇讎當略尊尙於友則於壽老尊稱義亦得相通實則詩書之壽本疇之借字猶言司馬司徒司空三貴卿爲公之讎匹故詩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仇卽好匹仇讎通言猶書云讎民也王侯以貴卿爲疇公卿大夫亦各以同官爲疇故書云惠疇史記天官書疇人子弟分散亦言史官僚

屬分散疇人爲同官別於子弟爲私屬也疇爲讎匹則又有相爲等類之義故洪範曰九疇鄭注云大法九類見史記集解爲孔同斯皆曷誰展轉引申之義也

釋纒

纒爲古首服之一周時男女長幼通箸之漢時男子冠亦有纒其材同其箸以承冠亦同而其形法則迥異周時之纒用以韜髮士冠經云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注云纒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案結卽紒之借字鄭言此者明先用纒收髮而韜之而後屈曲繞之成紒故賈疏云韜髮結之韜訖乃爲紒是也內則子事父母亦先櫛緇笄總而後冠緇纒字同孔疏引盧植云緇所以裹髻承冠

以全幅疊而用之孔又云箸縫既畢以笄插之櫛訖

加縫縫訖加笄笄訖加總作紛既成橫施笄以為固

餘以為飾然後箸冠孔說尤析蓋古人不露髮而冠

梁止廣二寸不足以覆之故必先用緇緇髮而後

箸冠士冠禮贊者奠纒而後設纒賓正纒乃加冠三

加皆然是每冠皆更設纒也唯喪禮男子括髮女子

髻乃不箸纒而露紛吉時無露髮明無不箸纒矣漢

時冠梁變而漸廣有屋有裙既盡蒙其首則不慮其

露髮故不必用緇韜髮而別以幘冒髮承冠以代纒

其材亦以緇緇為之故幘梁得冒稱纒士冠鄭注即

舉漢時語以相比況其後因幘梁稱纒又通之於冠

梁故冠幘梁通有纒稱周禮弁師注亦云冠縫即指

冠梁也。漢書元帝紀顏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爲首服。冠幘，纒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故說文云：纒，冠織也。織者，凡繒帛不須剪裁而成者之名，所謂織成也。宋書引徐爰云：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纒爲帽。徐說纒幘流變最爲詳析。顏師古急就篇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箸之，以此推之，知古以纒承冠，必先箸纒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笄，纒漢以後以幘承冠，亦先箸幘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幘，其用略同。然周纒用整幅之繒，韜髮爲紒，而不屬於冠，其廣二尺四寸。依周禮內宰賈疏引鄭志及禮記王制孔疏說，帛幅廣如是。漢書食貨志說布帛幅日廣二尺，鄭義異，長六尺而不冒首。漢纒用織成繒材爲冠幘。

梁梁卽屬於冠幘其廣袤不過數寸而全冒首其物
旣別又古先設纒而後爲紒漢時則先成紒而後箸
幘其事亦不同但以語言嬗易合并不別故鄭以幘
梁況士冠之纒實非禮經纒字之本義也至於古繒
帛一端長二丈纒之長止六尺則必翦裁乃成漢纒
爲冠幘梁廣袤止數寸卽就此度織成繒材許君所
謂冠織亦專就漢制言之古纒不屬於冠又非織成
許詁與禮經之纒尤絕不相當也周漢首服名制遷
易各有原流賈孔義疏訓釋纒制大致不誤而未能
深究周漢名實異同之詳學者易滋牽掇謹綜緝經
詁箸其流變俾治襍服者有所攷焉

釋踏

曲禮毋踏席鄭注未釋踏字之義孔疏云踏猶躡也

陸釋文訓同

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

已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躡席也引玉藻云登席

不由前為躡席孔唯以玉藻擬其義而於踏字本訓

則未之及又引庾氏之踏席為逆席亦非踏字訓義

今攷說文足部云踏長脛行也與曲禮義亦不相應

竊疑踏當為躡之段借說文辵部云辵乍行乍止也

讀若春秋傳曰辵階而走今本公羊宣六季傳辵作

踏何本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公食大夫禮鄭注

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蓋升降席與升降階同皆有常

次若不依常次凌躡上下則同謂之躡字借作踏者

形聲竝相邇孔以躡釋踏義通而字實迥異矣

說文無躡

字當為疋部
邈之異文

釋由申玉篇義

說文苗迪袖誦胄笛袖邨粵宙胄鞏重舳岫宙重岷

袖油袖紬軸粵袖衰重抽播重鶻馱棹僇聘聘娉卅

有一文竝遂由為形聲而正文無由字顧氏玉篇始

補錄由字隸於用部而不詳其形聲所從唐宋以後

異說蠡起殆近十家李陽冰則以為即缶字同見說文繫

傳疑徐鍇則以為說文粵字注云商書若顛木之有

粵枿古文言由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

為因由等字繫傳無此說見近段氏若膺則以為繇

之古文云或當从田有路可入引韓詩橫由其畝傳

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證之說文江氏子屏則以為許

書奪田字由為甲之倒文同倒子為■之例易象傳

百果艸木皆甲窀三統厯出甲於甲甲皆由之誤說文

文鈕氏非石則以為訓鬼頭之由形最相近說文鄭

氏子尹則以為說文从大从十之本即由本字以十

合書於丙即成由且云本讀若滔滔从百聲古百正

同由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詩滔滔叶由求左旋右

抽說文引作搯皆一聲之轉說文以上諸家或主重

文或云奪字或謂異文異說蠡起幾於聚訟覈以六

書義例則皆不可通如李氏之說則古籀絕無由缶

通用之迹若徒以形近者而合之則與由形近之字

眾矣豈獨一缶字乎徐說以為粵之古文于理最近

故戴氏仲達六書嚴氏鐵橋說文聲類姚氏秋農說

說文校議

聲桂氏未谷說文義證苗氏仙麓說文聲讀表王氏貫山說文句讀

朱氏豐芑說文通訓定聲竝襲其說然玉篇部分多遵說文

字林亦以由隸用部而弓部粵下不言古文作由足

證六朝以前本說文粵下本無由篆且徐以由象枝

條華函之形則于形實不相似嚴氏又謂重文之見

於說解者則許書錄重文眾矣由為聲母之字反不

錄其文而附見于說解乎朱氏則謂从果省木萌芽

於果實中人也上出者芽蘖初抽之象說文粵下奪

古文則殊不知粵為木生條不必出於果實中人也

如段氏說則釋文引韓詩倫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

由本謂伐土非田上路段誤據玄應眾經音義所引

奪兩耕字遂為田有路可入之說實非古訓也說本

鄭子

尹如江說則倒甲之字古所未見且改經傳甲寔出
甲之字以爲由尤爲舛說如鈕說則不惟由由二字
音讀懸殊而由爲鬼頭于由義尤遠如鄭說則以十
合書于大丙說本迂曲且古从本从皋諧聲之字皆
無寫伦由者是數說者於形義皆無所合竊謂字書
自說文字林外以顧氏書較爲近古今以其部分諦
審之竊疑由卽用之異文非古別有由字也請先證
之以其形用之爲文从卜从中增其上之橫畫以屬
于左彝器文用周而微殺其下之從畫使不外出則
成由字且古中字固不伦用而伦篆者變其體諧其
聲以爲用則變用爲由之例也古金款識無由字其
從由爲形者若粵字鐘鼎款識聘鐘伦積古齋鐘

鼎款識粵父盃作

原釋為冊考二字目為冊父考盃誤

近濰縣陳氏

所臧毛公盾鼎諤字作

三器同一粵字而或从

或从 是由用之形可互通矣又甫字从用為形其

孳生字為專為鑄為博鐘鼎款識董武鐘鑄字伦

楚良臣余義鐘鑄字作 合肥劉氏所臧號季子伯

盤博字伦

竝變用為

智鼎專字作上形亦近由篆

是由用形

變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聲古音用入東鐘江部由

入尤幽部而聲相轉于文周从口用用亦聲

說本宋氏保諧

聲補逸

而周與由同部故詩車攻楚辭離騷東方朔七

諫竝以調同為均

阮氏鐘鼎款識散氏盤以用為周號季子伯盤以用為琯古文多

省形孛聲亦可韓詩橫由其畝即毛詩南山之橫從

其畝由即用字從用同部故得藉由為之古帝祝融

氏武梁祠畫象作祝誦素問移精氣篇祝由全元起
曰祝由南方神誦諧甬聲甬又諧用聲故得與由通
用是由用聲轉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義經傳中用
由二字互訓者更僕難數古人名字相配仲由字子
路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言用猶言由也禮運故兵
用是作而謀由是起用是佗與由是起語同是由用
義同之諛也竊謂自古籀遞變一字分爲數形而孳
生之字又各從之爲形聲以說文六百四十部言之
如凶自人儿首頁百大夂之類皆本一字而各爲建
首曼根岐榦儻而同氏由用之變蓋亦猶此展轉傳
習遂或昧爲一字於是並音讀而變之說文舊本當
有其說自迆寫失挽後世治小學者遂各爲一說不

可殫究顧希馮雖知以由字隸用部而其書婁經刪
改不復辨用由同字異形之本幸金刻所存偏旁及
古籍通藉之字博稽精覈猶可得其輓迹故特爲延
釋以補小學之缺雖近巧說衰辭敝墨守之義然猶
瘡李少溫諸人牽引不相涉之字以比傳之也

籀文車字說

籀文車字說

籀文車字說

說文車部車籀文作𨋖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
取且與𨋖車字搃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
執莊氏毋山王氏始據金文車字作𨋖以正之其說
塙矣今攷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
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攷正古駟馬車制

略釋之

薛尚功
鐘鼎款

識亦有此字而傳樵失其本形諦審其形左兩中象故並據合所見金文拓本論之

兩輪旁兩畫象轂端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

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輶也輶曲為梁形前出而連於

衡故右為弅形長畫與輶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

岐如半月者軌與輶也蓋衡縛於輶軌縛於衡而輶

又縛於軌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檠梁檠毛傳云五五

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

錄說文檠車歷錄束交也畏依韻會改交為文亦通又革部云輶

車衡三束也曲轅輶縛直轅輶縛蓋五束即輶縛之

制束有五者衡與輶相交處為一束兩軌與衡相交

處為二束輶與軌相箸處又為二束因輶與衡衡與

軌輶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

以爲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
 說文詁攬爲車衡三束專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
 實■咳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斡人說斡與衡之
 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軛軛若穿其中以相貫
 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以革交午縛之以爲固論
 語大車無軛小車無軛說文軛轅耑持衡者論語鄭
 注云軛穿轅耑著之軛因轅耑著之武后臣注引鄭以因
 對穿爲文明其不穿而惟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
 甚明而五檠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攷此字
 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間爲一田略帶方形以
 象斡持軛形者如孟鼎作𠄎是也又旅車卣器作
 蓋作■則又象斡踵及後軛形■爲旅字之半舊釋
 此爲

旅車二字今審似卽一字
又父乙尊作車 吳大澂說
文古籀補

則又象梁輶上出於形尤析又父甲車彝車作車則

中為方形以象軫軌而兩軸耑又為重輶衡兩耑則

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

軾卽說文所謂輶驂馬內轡繫軾前者是也又中叔

尊作車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

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輶五縛皆在衡軛尤為顯較而

鄭仲師注輶人乃云駟車之轅率尺許一縛近儒多

舉詩之五檠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軾前

輶閒特綴此以為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轡

縛之制不合且軾前十尺之輶揉一木以為之勻滑

夷漫絕無圻罅本不藉五束以為文飾卽假使革束

止爲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絕不可增減邪余前著
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
悟衡軛之制而五檠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
補禮疏之闕焉

頃見湯陰羨里出土古龜甲文亦有車字作與
金文同唯中畫上下分岐不相聯則契刻偶鎔
異耳龜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諸偁號近人
定爲商時物則較金文尤古蓋在史籀之前竊疑
黃帝時車制已詳蓊象其形而制字倉沮初文本
已如是作而籀篇因之作車者轉繫後來省變許
書古文出於掇拾吉金龜甲多未出土故未能得
其根氏也又以龜甲文與父甲車彝證之知此字

本爲上轉下輪象車平列之形金文從衡傳易多爲左輪右轉者亦其變體爾

羅昭諫江東外紀辯

江東外紀拾殘一卷余友泰順林亨甫縣丞用霖所刊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寧癸未婺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塵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十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爲祕笈六合徐太守燾爲作敘亦頗推重之以余攷之蓋溫處閒人所僞作也請立八證以明之范垞林禹吳越備史昭諫本傳云所著江南甲乙集江志成化杭州淮府志作湘海寓言及讒書後集崇文總目十國春秋並作江東後集並行於世吳

任臣十國春秋昭諫傳載所著於備史所紀外又增
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靈璧子兩同書十
篇皆不言有所謂外紀者其可疑一也宋崇文總目
所收五代人書最該博載昭諫著作多至十種較十國春秋多啟事一卷吳越應用一卷又賦一卷集二十卷在甲乙集外獨無外紀然張序
謂此書流落人間百八十餘季幾於泯沒則宋初此
書未登祕府亦事所或有至鼂子止生當南宋之初
其昭德讀書志編於紹興中若此書崇寧中有刊本
子止豈得不見而衢本讀書志亦未箸錄下至陳氏
書錄解題鄭氏通志藝文略尤氏遂初堂書目馬氏
經籍考元人宋史藝文志楊氏明文淵閣書目及明
以來諸家書目皆無箸錄其可疑二也書中第二則

云予小時舉進士西上道過淮安攷唐地理志無淮

安宋地理志楚州下云紹定元季升山陽縣為淮安

軍端平元季改軍為淮安州即今之淮安府也昭諫

生於唐季安得豫稱宋地名其可疑三也二則又述

所遇治易陳姓之言曰圖書為義文畫卦之大原圖

靜得八卦書動得九位又曰六十四卦在先天之圖

為體七十二候在後天之書為用案河洛圖書漢唐

傳易經師所未見宋人所傳者出自陳搏至先天後

天之圖則又邵子所作相傳得自方士要皆唐以上

所未有黃梨洲易學象數論黃晦木圖書辯惑胡臚

明易圖明辨惠仲孺易說惠定宇易漢學朱錫鬯經義攷

辯諸圖至詳昭諫時術數家安得見之而以為說至

所稱治易陳姓又似隱指圖南不知圖南入宋尚在

昭諫卒於梁初校其季齒遠不相及安得昭諫少時
 卽與相遇其可疑四也第四則稱楊相涉之降梁也
 其子凝式泣諫不聽遂佯狂不仕攷五代史唐六臣
 傳載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則凝式
 非不仕梁者矣此條徐序中已論及之其可疑五也第六則記
 奉命訪吳諫議睦事云以戊子二月以史考之當爲
 唐明宗天成三季卽吳越寶正三季也攷吳越備史
 云開平三季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十國春秋武肅世家
天寶二季季七十七然則寶正三季昭諫卒已十九季
 矣且所載日名二月有甲戌攷五代史司天考天成
 三季二月丁丑朔日有倉之則甲戌爲正月二十八
 日二月不得有甲戌也其可疑六也第八則云龍德

中明州貢一介物攷龍德爲梁末帝季號其元季卽
吳越天寶十四季夫梁爲唐賊昭諫嘗勸武肅討之
必不用其正朔況龍德紀元上距開平三季已十三
季則又昭諫所不及見也其可疑七也第九則云梁
王將軍彥章不獲於上彥章死而梁遂亾攷五代史
彥章死以龍德三季十月距昭諫卒十五季矣其可
疑八也凡此八證悉有依據其爲好事者嫁名依託
蓋無疑矣伏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有羅
江東外紀三卷指國朝閔元衢撰其書余未之見據
提要所稱蓋詮次江東逸事若季譜別傳之類作僞
者豈聞閔書之名妄意爲昭諫佚作而造此以實之
歟又此書所載吳諫議睦卽泰順人事跡雖見於府

縣志然大抵根據家譜攷之於史竝無影響唐季諸家書亦無載及者而外紀殘帙乃於十則之中適有其事且序稱蠹蝕殆盡而此十則乃首尾完善無一字奪落則其贗託之迹固亦不待八證而明也唐餘佚史流傳者希好事者喜為收拾且其中有吾溫遺事他日必有誤信其書而據以補史志之闕者余故

疏通證明之以質世之鑒別古書者亨甫為余父執林太冲學博鸚

子恭承家學推擅文筆曩嘗舉此數事質之亦不能

荅也竊疑此書即亨甫少季戲作英雄欺人不暇詳攷史籍故畱此罅隙特不自名其偽耳今亨甫物

故已十餘年檢匣中得此辯存之以附諍友之義俾後人無撫此為亨甫詬病也

續明鬼篇下

易繫之言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鄭康成謂精氣爲神遊魂爲鬼自泰西物質之學
大明而易之義迺益徵於實蓋凡宇宙之間所謂有
者必依質以立有物則有質未有無質而能成其爲
有者也經典之論鬼神其爲有也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未有質言其物者易始質而名之曰精氣曰遊魂
則必非虛幻杳茫而強謂之有明矣夫辜較萬物之
質爲吾人官骸所能辨者其等有三曰定曰流曰氣
凡動植有生之物皆在定質之限而兼會流質以成
形色若夫麗地之恆氣人則曰呼吸于其中而輕微
浮遊不可範制不能獨立而爲生理然而有重量有
體積可以權衡表儀按率而求也劇寒重壓則諸氣
咸可化爲流定二質視之而可見撫之而有觸蓋雖

至散而尚有質之可名是固在有之域而鬼神則不見不聞有也而幾淪于無則與夫麗地之恆氣異矣蓋所謂精氣者立之又立泰西人謂之以太其重量體積絕無可求然其爲氣彌滿周浹無乎不有則亦一實質也其聚而發生光力爲人所能見者則有電故電爲無重流質近有哀克司照物電光者藉真空晶球以發電成光其照無所不徹然所謂空球者亦止抽吸恆氣使不爲霧障爾至極散之以太則非機管所能抽吸固自充塞於球間實非真空也使果并以太而無之則球將破裂不能存立而光電亦無由傳達矣自此光發明而論者知其所傳之散氣非尋常氣質所能包則謂其於定流氣之外當別爲第四

質蓋尤微渺而疏散矣。實則天爲積氣無量，世界皆微氣所充。周自日，系以暨恆星，星氣之外，麗地之恆氣有盡而彌天之微氣則無盡。充溢瀰漫，入乎標忽之中，包乎太虛之表，其爲氣也。希夷淡遠，茫無畔際。殆非徒第四質也。意此微氣者，其疏密精粗，糅雜和劑，或者尚有無數之差別，但非吾人血肉官骸積驗所能窮。不若恆氣之有淡輕炭養綠弗等，可化分而得也。是氣也，其質點咸終古無滅，而聚散則至不常。生物得之以爲性識，死而未遽散者，則爲精氣爲遊魂。要之微氣之動以機，生與死無二。原始要終，則死之有鬼神，可由生理比例以推也。動物之孳積淡輕養諸氣質，及燐鐵矽諸定質以生，而其知覺運動實

皆微氣所爲鬱積蘊育以成萬形原生微蟲有所謂
呵米蚘者渾沌如浮漚無支骸官體也性識忽動則
其塊然之身隨處能自伸爲假足可以游行攫食生
人之血輪有白者與彼蟲略同是卽微氣發見之端
也逮夫生理勃盛庶類蕃孳由單簡而進於複襍於
是鑿渾成別立假爲常而體隨識達舉凡四肢九竅
無不根乎性識以自暢其發生之用自原蟲而遞嬗
益進以至於爲人等差種別巧厯不能計要皆微氣
所凝注而成也蓋含生之倫莫不秉此微氣散焉則
不覺聚而凝焉則純一充周具大神力所謂電也人
之生也自爲微生物而挾電以動入於胚胎卽含微
氣以成生理既生之後血肉增長吸引粗質以附益

之而微氣亦隨其性識所攝聚而益精是爲生有之
身蓋知覺運動專恃此氣爲之主宰其盛而專者則
化爲人電素問說遠古醫家卽有祝由之方今之巫
師猶傳習之爲呪術而佛氏密宗則大闡瑜伽神祕
之說泰西景教之興耶穌亦以術爲人療病希臘曼
司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沒諸書研究精神學今
歐羅巴人傳其術能以人身之電氣使人孰睡及見
異物殊狀或知彼心所念及豫識未來事可以接神
此諸術者咸主薰脩持鍊以充人電之用則尤此微
氣之神妙有迹可徵者也逮其死也血肉之粗質忽
焉以化而此微氣電質則亦離其恆幹而遊乎太空
其翕合以爲身者形驟化而神未散佛家謂之中陰

身蓋既與生理離而爲二則凡所爲腦凶之記憶五官四肢之運動會息一切知能皆消滅無餘而此獨存之微氣流行無碍無乎不之則其特別之神通又或緣此而生故神之德盛則有所謂六通變化無所不能若佛書說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河那律陀無目而見舜若多神無身而觸蓋不藉腦凶而爲知識記憶不假耳目而爲見聞無手足而能飛行無迹其爲神者奇妙不可測而鬼則不盡有是也古之聖人通乎死生之說而能知幽明之故迺較然別白之曰精氣曰遊魂而佛氏則以其前已出乎死有之身後又未入乎生有之身迺統而名之曰中陰身其與易家物變之說名異而實一也夫同是微氣也而何以有

精氣遊魂之別蓋萬物質氣之公例有聚則無不散
生則是氣聚而爲性識爲人電死而是氣將散未散
而現爲中陰身則亦未嘗不聚也而久之亦必終歸
於散其或聚而久不散者則又視乎其生之攝受與
脩持以爲準故人有生則同有是氣也而其結集有
純有襍有強有弱純而強者死則能搏合久而不散
襍而弱者死則雖暫現而終必散而或返之太空或
隨業輪轉而仍爲生物所謂精氣爲物者卽其搏合
而不散者也其所謂遊魂爲變者卽其暫現而終散
者也故純而強者其先必有凝固專一之理而後可
以離形而獨立其後也必有附益而輔助之者而後
能歷久而尙存所謂凝固專一卽歷劫畢生薰脩持

鍊之充足於己而然所謂附益輔助者則視乎其感
應於他者而然也故夫聖神賢達其先也神識朗徹
體性堅定有專精之德業有卓立之精神則其死也
中陰身必強而不遽散此凝固專一之說也而其功
德之旒被聲名之洋溢畏神服教者之久遠則又足
起後民之尊親愛敬相與發明而傳述之又有孝子
慈孫之思慕繼志述事以奉祭祀則其皆以生人精
神志氣之誠貢獻而附益之性海貫徹有感斯通咸
足與其中陰身相附麗故佛家論鬼神謂能人作彼
受卽此理也夫然所謂中陰身者既秉純粹強固之
精氣以現復得後世附益者之眾此之所消益之於
彼雖生理已息而攝聚無已遂能歷久而常存其靈

爽式憑若隱若顯恆在人耳目之間若古之聖賢堯舜周孔之倫以逮身毒之釋迦文歐羅巴之耶穌固自有永存不滅之神卽降而論之名儒奇俠有獨到之學行氣節其生爲人所尊信死爲世所悲閔則亦或憑藉微氣靈響肩然不隨流而遽化此皆所謂精氣爲物也彼夫妄庸人者其生也神識恂瞽紛然於利祿之爲死則神魂飛蕩泛乎若無所薄聚散升沉不能自主故中陰身暫現卽化其暫現也人感之而爲焮蒿悽愴其化也隨業流轉四生六道而又爲生有之身矣所謂遊魂爲變者也故中陰身者雖無生理而旣秉此精氣遊魂以爲身則其氣精粗強弱亦必有劑量分率之等非偶集而幻化也其乘氣之身

或常聚而不散。或久聚而終散。或暫現而卽散。其久暫盈虧之數。各有所自。致若與生理之強弱壽夭相準。若然是氣也。其聚則於大空之中。收攝微氣以爲身。及其散也。則皆反乎其本。仍彌滿於太空。要皆實有其物。但以生人知覺所及。雖睿聖大知。亦皆有所限。故無由實見此微氣遊魂之物。而要其非無質而虛立。則固墻然不誣也。是故微氣之在生而爲性識。死而爲中陰身者。萬有別異。至其入乎性海。則普遍周洽。同歸於一原。猶之大海之水。或酌之杯罍。或盛以壺罍。或以調和酒醴。或以澣濯垢穢。其容受不同。其給用不同。皆暫時變易。而究其歸宿。反之大海。則仍爲水。無所別異。此又儒家萬物一體之說。生與死

無異者也。知鬼神之爲微氣所聚，則知其爲真實之質。知微氣之有所聚而必散，而其永久不散者，必有特異之能。要其非幻化則同也。夫日月之光遇地氣而成暈珥，光景蔽高則成視差，而爲薄蝕。雨氣對日光綫遇折而現七色，則有虹蜺。海氣下攝到景，則爲海市。此咸眾著於常人耳目之間，而皆幻也。非實也。若鬼神則不見不聞，而實有精氣遊魂聚散之理，則固實也。非幻也。但以虛空微妙迹象曠絕，而流俗淺人憑臆窺測，莫能究其原理，或信之太過，而崇闡巫風，或疑之太過，而昌言神滅。眾論舛馳，殆皆未窺其本矣。

本

願為養之太甚而昌言轉蕭單備長製銀器未愈其

人更謂爾爾莫能其其風戰起論之太盛而禁制不

因員也非以世可以海空器運候象制辦而無餘外

其公難用也且其仙而高言其難持以報附之戰也

其前及無名者外常人且其空問而習以也其真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其其以理而理之也其自理而前序平繼其懸其也

籀高述林卷四

瑞安孫詒讓

白虎通義攷上

建初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東京之大典也范氏後漢書載其事頗詳而史臣撰集之書則文三見而各異肅宗紀云建初四季冬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涖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洩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班固傳云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惠論令固撰集其事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侯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箸爲通義其不同如是袁宏後漢紀云建
初四季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太平御覽六百一引邛悅三國典略云祖珽等上言
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則皆
謂通義卽議奏故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白虎議奏亦
云今白虎通蓋六朝唐人之說皆如是也近儒陽湖
莊氏述祖作白虎通義攷則據蔡中郎集巴郡太守
謝版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尙書章句白虎議奏
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謂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
卷尙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
卷二書卷不盈百則議奏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
明矣又駁章懷後漢書注云按儒林傳云命中丞五箸

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則又謂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攷議奏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至謂議奏之外別有通義則范史於本紀不云通義儒林傳敘不云議奏不宐疏漏若是袁宏李賢皆得見東觀漢記及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倘通義議奏灼爲兩帙夾不應不攷以致誤合也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夾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時石渠論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本注渠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

三家內五經雜議十八篇以上本注並云石渠論共五部百五

十五篇蓋石渠舊例有專論一經之書有雜論五經

之書合則為一帙分則為數家禮春秋論語議奏專

論一經者也其書晉以後獨禮家三十八篇存五代

志謂之石渠禮論據杜佑通典所引蓋備載戴聖聞

人通漢蕭望之等論難及宣帝制詔其體與白虎通

義絕異五經雜議雜論五經者也唐書經籍志有劉

向五經雜義七卷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攷並以

為即石渠五經雜議蓋漢志載劉向所敘六十七篇

內無說經之書而石渠論經劉向校定或錄其奏於

篇首故誤題其名也其書未見援引體例無可攷以

意推之似繫隱括經義標舉閎旨不與禮論載問答

者同

隋唐志又有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二書亦顯劉向撰諸經義疏及唐宋類書所引二書逸文甚

多

體例與白虎通義正同疑即故分箸之目不曰議

石

渠五經雜議流傳之別本

奏而

曰雜議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

蓋

諸經之稱議奏者以此五經雜議標目無奏字則體例微異可知然此自謂其子日之異若其全書必

議

顯石渠若使亦如禮論之例則一展卷焯知為石

渠舊帙何至誤題都水耶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事

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

傳通義蓋白虎議奏內之五經雜議也諸經議奏既

各有專書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羣經提挈綱領故不

以經為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簡無問答及稱制

臨洩之語與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其書在漢

代統於議奏本為一書蔡中郎集所學者尚其全帙

故亦如石渠議奏有百餘卷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至散佚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塵存於世屢轉傳迤忘其本始於是存其白虎之名昧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疑通義皆攷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且既知通義爲議奏之一種則知范史帝紀與班固傳本無違異蓋諸經議奏纂自諸儒通義一編專屬班氏紀載寫定之總名傳詳撰集之分帙則一曰議奏一曰通德論固各有當也惟儒林傳序不舉議奏而舉通義則未免疏舛意者白虎議奏蔚宗已不得見其全而亦以通義當議奏沿袁宏等之誤說紀傳多襲舊史之文故未違其實序論則范氏自作故遂失其真耳夫議奏之作本效石渠之所有通

義一編亦非增石渠之所無古籍雖亡固有可推繹而得者世之究心錄略者當不以余說爲臆斷也

白虎通義攷下

白虎通義之名見於後漢書者三曰議奏曰通德論曰通義晉宋以後羣書援引及隋唐經籍志竝曰白虎通新唐書藝文志曰白虎通義宋史藝文志及宋人書目竝曰白虎通德論其流傳之本則宋小字本據盧校本元大德十卷本及明諸刻本竝題白虎通德論乾隆四庫全書本依後漢書儒林傳及唐藝文志改題白虎通義後盧氏文弼校刻於杭州又依隋志改題白虎通卷首載海寧周氏廣業之論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章懷無注宋崇

文總目始用爲標題。徧攷晉宋迄唐諸史志傳及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竊意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卽此而脫功字歟？且古人講解經義，竝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唯儒林傳嘗言著爲通義，故孔穎達左傳隱五季正義有云：漢羣儒作白虎觀通義。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宋儒孝經爾雅等疏，夾有引作白虎通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考。以上皆周氏諧今攷功德論與虎觀無涉。范氏雖有疏舛，必不至牽合如是。隋唐史志所載

書名不無割截。如說文解字止曰說文之類不一而足。至經疏類書援引古籍務省繁文尤多刪字。且如應仲遠風俗通義史志及唐宋人援引亦多稱風俗通而自序固云通義。且釋之曰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如周氏說亦將爲風俗通歟。竊嘗以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白虎通三名詳攷之而知通義爲建初之原名。通德論爲六朝人之題。白虎通爲援引之省字也。蓋通義本放石渠五經雜議而作。以其不主一經則曰雜。以其可貫羣經則曰通字。雖異而旨則同也。義之與議本可通用。石渠雜議唐志爲雜義亦其證矣。由通義而省其文則曰通。如漢注丹作易通論世號注君通之例。蓋流俗傳述喜從

簡易故南齊書禮志載魏繆襲奏及袁宏漢紀雖章
奏史冊亦狃於所習竝從省字不獨著錄援引不備
載原名也至通德論之名自屬後人增改疑初改通
義爲通論若石渠禮議之改爲石渠禮論後又增一
德字范蔚宗所見卽已如此故以入班固傳也劉勰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
今本述上衍聚字聖下衍言字此依御覽引刪論家之正軌也可證六朝時
本已有通德論之題非蔚宗之誤改亦不自宋崇文
總目始矣唐宋時通義與通德論兩本竝行故左傳
爾雅孝經疏及後漢儒林傳注竝有通義之稱而王
伯厚困學紀聞亦云今本通義十卷元明以後題通
義者不可復得而世閒槩本遂皆題通德論矣後有

校棊是書者從 四庫本題白虎通義可也或沿宋
元明舊本題白虎通德論亦可也至盧刊校讐精審
未嘗不爲善本而改白虎通義爲白虎通則盡失六
朝以來舊本面目以云復古不適以亾古邪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攷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舊
唐書經籍志亦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一卷唐人書
屢見援引或作古文字書或作古文尙書或作古文
奇字皆古文官書之譌也段氏若膺古文尙書撰異
有衛宏官書攷一篇謂後漢書衛宏傳所不載疑南
北朝人依託爲之竊謂詔定古文儒林盛事使此書
果出衛氏范史不宐無載段氏疑之是也然後人僞

作古籍亦必依附故實以售其欺今衛氏既無詔定之事而贗託者忽有官書之題事既無徵名尤不類作僞者雖至愚必不出此矣以意推之疑官書之題衛宏乃流傳之誤非由贗託撰此書者非漢之衛宏蓋晉之衛恆也何以言之晉書衛恆傳載所作四體書勢其敘古文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涪恆祖敬侯寫涪尚書後以示涪而涪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涪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

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是恆好古文
之證也唐張懷瓘書斷亦云衛恆字巨山善古文得
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又云
古文章艸入妙是衛氏精究古文本於家學其自作
亦入妙品又嘗爲祕書監得見晉祕府所藏汲冢竹
書古文官書疑卽錄汲冢古文以備小學一家耳竹
書得於太康元年曾詔和嶠荀勗等以隸書寫定故
有詔定古文官書之名也郭忠恕汗簡略敘載衛下
字說科斗者當作漢代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滄滄祖敬當作恆寫下缺一字尙書後
以示滄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下缺一字滄
下缺一字案當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案郭書卷首所
缺法因二字

列書目七十一家內有衛宏字說卽古文官書也略

敘所引衛口說必衛宏字說之語今本譌缺誤空一

字爾下別引四體書勢檢覈其文與四體書勢全同

然則古文官書之出衛恆此其確證矣至衛恆之所

以譌爲衛宏者由恆譌爲弘弘復譌爲宏也宏弘一

聲孳生之字古音與恆同部陸法言以來乃分宏入

耕韻弘恆入登韻實則六朝人讀此三字亦不甚殊

異故古籍往往互譌若尙書大傳以恆山爲弘山元

魏避諱以宏農爲恆農之類悉因聲轉互相通段衛

書展轉譌良由于此北宋以後原書旣亡更無從得

其蹤跡幸汗簡引其佚文可藉以攷正而傳本捩誤

至不可讀覽者亦漫以殘缺置之不省雖以段氏之

精審亦不能知不可慨乎

唐靜海軍攷

王光蘊萬厯温州府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為温州

以前天寶元年改温州為永嘉郡此時乃復温州舊名屬浙江東道特建靜海

軍使并統台明州晉高祖天福四年建温州為靜海

軍節度使攷宋樂史王溥歐陽脩歐陽忞諸人亦云

晉天福四年温州建靜海軍節度而絕不及唐時建

靜海軍使事惟穆祝方輿勝覽云唐高宗分括州置

温州復建靜海軍使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云乾元

元年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台越等八州又建靖海

軍使統台及餘州其所載與萬厯温州志略同靜靖

音義相近古多互易然則唐之有靜海軍使宋代地

志家固有其說萬厯温州志多本宋曹叔遠永嘉譜其所載蓋遠有端緒非妄說也何以明之范垌林禹等吳越備史朱褒傳云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爲本州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尋以同姓結授於梁太祖奏授本州刺使充靜海軍使攷唐書百官志云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又云刺史領使則置副使今備史載朱誕未據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則其時已以温州刺史領靜海軍使矣又備史載後唐同光三年制授錢元珣充靜海軍節度使此當云靜海軍使乃云節度使者蓋備史刊本之誤天福八年和凝撰錢文穆王神道碑云長子弘僎温州靜海軍

使其事蓋在天福四年已前碑版文字明焯可據知
未建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已有靜海軍使然則建節
度始於天福四年建靜海軍不始於天福四年明矣
檢書唐地理志越州下注有義勝軍有靜海軍寶應
元年置大厯二年廢靜海軍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中
和二年復置義勝軍中和二年方鎮表作中和三年
表又光啓三年改為威勝軍志
亦失乾寧三年曰鎮東方鎮表止載中和三年升浙
江東道觀察使爲義勝軍節度使失載寶應元年置
義勝軍及元和六
年廢義光啓三年改義勝軍節度爲威勝軍節度乾
寧三年改威勝軍爲鎮東節度而絕不及靜海軍之
置廢蓋義勝鎮東爲統轄浙東節度軍之號其治在
越州靜海爲溫台明三州軍使之號其治在溫州修

地理志者不能分析。故并附注浙東觀察使所治越州之下。方鎮表於軍使廢置。例不備書。故詳義勝而略靜海。然則唐志之靜海軍。卽萬厯温州志之靜海軍也。至靜海軍之建。唐志云寶應元年。赤城志及温州志並云乾元元年。兩文差互。攷寶應元年距乾元元年止四年。地志家蓋因乾元元年復温州而牽連及靜海軍使之建。實則當以史志爲正也。又陳文節止齋集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載唐中和二年牒有寧海軍使杜某繫銜。攷新唐書及吳越備史。朱褒以中和元年據温州。至天復二年卒。史據備然則朱氏據州者逾二十年。以事勢揆之。其閒不得別有寧海軍使杜某者。其違異之故。誠所未詳矣。執

良齋浪語集敘

代家大人作

南北宋閒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專文薛右
史賡之專文之學出于周博士行已接鄉先生之傳
右史之學出于胡文定公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雒
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于世用永嘉
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爲之
導也專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于其子良齋
先生益稽覈攷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執究極微
眇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
其爲先生行狀有曰公澁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
坐必危然立必嶷然其寡欲信于家行推于鄉正直
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

理兵刑農未至于隱書小說靡不按研采獲尤遠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于今止齋之言如此於虜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于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爲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爲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于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研索綜貫。以揆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段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某曩

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爲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彊集鄉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旣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卽于蕪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爲勝朝流寇之禍萌蘖于姚江道咸以來粵匪之亂由于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說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某頃官江東賸牘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薌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某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學者亦有所

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鐸。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編定刊行于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明李公

六秣甄敘

叙自以本學部文淵由干諱燕及豫學

黃帝顓頊夏殷周六家秣術。漢時掌於史官。民間亦有傳之者。劉向傳洪範作五紀論。頗著其說。向子歆集七略亦載古秣總四家八十二卷。演撰權輿。荀於是矣。向又謂黃帝麻有四法。顓頊夏殷竝有二術。漢末宋仲子亦集七麻。以攷春秋朔蝕。七麻者蓋六家

之外兼及三統而所校夏周兩厯又各有二家是其時諸秬皆完具且復有別本可資校覈也然古術章部疏闊才舉大端日蝕歲差缺焉未具加以疇人算士妒異黨同略涉舊文便相訾毀是以祖沖之排之於前僧一行詆之於後義撓遺典幾爲歟的良足悵已南北之亂典籍灰燼六家之文益多楛佚故魏李業興稱殷厯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修之各爲一卷然唐修隋志辨章經籍并錄亡書六家之目固已無載李氏所補亦復闕如至於唐宋而後議厯之士雖有援據蓋由展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迺時時見於它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厯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

皆礪然可徵賢於求野它如諸史麻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爲鉤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善補爲麻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攷述尤蹟或仰測天行遠符古象或別演新術獲論舊編今竝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它書爲麻議一卷晉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廬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放周麻譜謀漢麻世經自黃帝初元選於秦亾列其年歲同異爲麻譜一卷斗憲論失楸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顛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竝法數詳礪足爲左論亦刪綴其文略爲校覈爲麻徵一卷漢唐治麻之家率有立成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治分

實使布策復放嘉定錢氏三統術鈴別演四分術鈴一卷總題曰六秣甄啟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厯竝以六術久亾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秣通攷甄綜略具而未能詳葡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梗槩猶具推課無難用以存敬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象蓋亦大輅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光緒初元歲在旃蒙大淵獻壯月朔日瑞安孫詒讓

周禮正義敘

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

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絜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隳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閎章縉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陋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成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肫定

而手勑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
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
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闈闈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
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
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
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擇人大
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
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
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
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
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脈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
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

士之子。臬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芻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廩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里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郟縣。鬲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蕝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於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

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
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
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
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
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
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
亂之餘它如朝事之義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
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蕪滅者也其
全書經秦火而幾亾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
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
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
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

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席之唐趙匡
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瀆亂
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
者牽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痛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
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
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
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
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
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
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敷天下之
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
不可振不其宐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

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
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
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
目而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
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
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
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
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
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
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
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
蝕地氣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

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闕。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臬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卅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大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

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宐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艸芻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一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槩括鯁理寫成一秩以就正然疏悟甚眾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赫私心未慝也繼復更張義例剟赫補闕廿年以來彙艸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

儒所論多閎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
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
所能鉤稽而楊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
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倏然孤露意思零
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
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
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陜隘而
譎觚干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
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强是猶泛
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
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
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

輒略刺舉其可剗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黻
褐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
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
政教之閎意眇怡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
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
心所企望而旦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
大戴禮記斟補敘

禮大戴記漢時與小戴同立學官義怡閎邃符契無
閒而小戴誦習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傅禮迺殘
帙僅存不絕若綫綴學者幾不能舉其篇目何其隱
顯之殊絕與綜而論之二君咸取集古記摭采極博

大戴雖殘闕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如三朝記爲洙泗微言曾子十篇義尤純粹與子思中庸公孫尼子坊記緇衣相儗而天圓易本命諸篇究極天人致爲精眇近儒多援四角不揜之難以證地圓余謂小正實有夏遺典所出最古其三月參則伏傳云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云伏其於地圓之理蓋尤明辨哲矣二記原流劉氏七略班氏儒林傳所論略備原其師授咸本高堂生而魏張稚讓進廣雅表說爾雅云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然則漢初撰集禮記稷嗣實爲首出導師而高堂后蒼咸在其后故大戴舊本亦兼述雅訓白虎通義引禮親屬記卽其遺文是則大戴師承旣遠綜覽尤博

斯其左諗矣。自馬鄭詁禮，唯釋小戴。隋唐義疏家復
專宗北海八十五篇之記，遂無完書。今所存三十九
篇爲十三卷者，不家始於何時。東原戴氏據隋經籍
志，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六篇，與今大戴闕篇適合。
證隋時傳本已如是，然經典釋文敘錄引晉陳邵周
禮論序，先發此論。陳序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九篇
者，并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計之。
也。隋志則以三篇爲馬融所補，故止四十六篇。
然隋志似卽本陳說。陸氏所引，或有刪潤矣。復謬
悠然可證彼時所傳已與今同。若然，此記完本殆亾
於永嘉之亂乎。唐人所引有王度記諸篇，蓋從魏晉
古書摺拾得之。孔奭、軒、孫、頤、谷並謂
唐本篇數增唐以後盧注亦闕大半。宋時雖稱十四
多於今未塢。經而自傅崧、卿、楊、簡、王、應、麟諸家外，津逮殊少。近代
通人始多治此學，而孔氏補注最爲善本。余嘗嘗就

孔本掣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斲。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雱門所斲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並錄於冊。耑臧。匝廿年。未遑理董也。己亥冬。既寫定。周書斲補。復取大戴斲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斲傳鈔甚稀。慮其零落。并刪定箸之。猶憶同治癸酉。侍先太僕君在江甯時。余方艸荆周禮疏。而楚楨丈子叔俛孝廉。恭冕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亦甫成時。相過從。商榷經義。偶出大戴斲本示余。手錄歸之。叔俛喜曰。此本世無副。迤唯嘗寫寄績谿胡子。繼教授培系。今子又錄之。大江以南。遂有三本。可不至湮隊矣。又云。胡君爲大戴義疏。方綴緝長編。甚富儻。竟其業。諸家

德

精論必苞綜無遺它日當與周禮疏竝行但恐其書
猝不易成耳未幾余從先君子至皖而胡君適爲太
平教授曾一通問未得讀其所著書也比余歸里不
數年聞劉胡兩君相繼物故嗣胡君族子練谿太守
元潔守溫州余從問君遺箸略述一二而詢以大戴
禮疏則殊不瞭殆未必成也子勝斐然中道廢輟劉
君之語不幸中矣今者甄錄諸家舊藪亦以荅劉君
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觀其成舊學日稀大
業未究遂寫之餘所謂撫卷增喟者也至此冊識誤
匡違米鹽浚襍聊爲治此經者識小之助於禮經大
義槩乎其未有聞竊念海內閱達儻有踵胡君而爲
義疏者或有取於是冲遠之博采皇熊搗約之兼徵

盧戴是則不佞所睇望於方來爾光緒廿五年十二

月

余同年生鄞董沛覺軒前亦有簪大戴禮疏之議其綴緝在胡君之後頃聞覺軒歿已數年其書蓋亦未成也籀高又記

周書對補敘

中矣今香應經

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呂

諸子咸有誦述雖襍以陰符閒傷詭駁然古事古義多足資攷證信先秦雅記壁經之枝別也隋唐志繫之汲冢致爲舛舛晉書記荀勗束皙所校汲冢古文篇目雖有周書與此實不相涉今汲縣晉石刻大公呂望表引竹書周志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合

狐之津云云西真汲冢所得周書以七十一篇書校
之文例殊異斯其符論矣此書舊多闕誤近代盧氏
紹弓校本朱氏亮甫集訓芟鬚綦蔑世推爲善冊余
嘗以高續古史略黃東發日鈔勘之知宋時傳本實
較今爲善世所傳錄惠氏定宇校本略記宋槧異文
雖多互譌猶可推故書鞣迹盧本亦據惠校顧采之
未盡朱本於盧校之善者復不盡從之而所補闕文
多采丁宗洛管箋則又大都馮朮增羈絕無義據蓋
此書流傳二千餘年不知幾更迭寫俗陋書史率付
之不校卽校矣而求專家通學如盧朱者固百不一
邁今讀艷謀今本並
誤謀商誓作雜諸篇則盧朱兩校亦
皆不能無妄改之失然則此書之創瘡眯目斷踳不

屬甯足異乎。余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
掌錄，覬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爲盧朱兩家拾
遺補闕也。至近代治此書者，如王氏襄祖讀書襍志、
洪氏筠軒讀書叢錄、之二書朱校亦采然未盡也、莊氏葆琛尚書
記、此書逞肌增竄難依、何氏願船王會箋釋、俞丈
蔭父羣經平議，其所理董亦多精塙。旣學者所習見，
則固不煩摭錄矣。光緒丙申七月。

古籀拾遺敘

攷讀金文之學，蓋萌柢于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
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
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
金文說字之始。誠以制器爲銘，九能之選，詞詒璋奧。

同符經執。至其文字。則又上原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斟。爲益無方。然則宋元以後。取錄款識之書。雖復小學枝流。抑亦秦漢經師之家法。與宋人所錄金文。其書存者。有呂大臨王楚王休王厚之諸家。而以薛尚功鐘鼎款識爲尤。葡然薛氏之怡。在于鑒別書法。蓋猶未刊集帖之函。故其書摩勒頗精。而平釋多繆。以商周遺文。而迺與晉唐隸艸。絜其甲乙。其於證經說字之學。庸有當乎我。

朝乾嘉以來。經術道盛。修學之儒。擘劃篆籀。輒取證于金文。儀徵阮文達公。遂集諸家拓本。賡續薛書。南海吳中丞榮光。箸筠清館金石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阮氏所錄。旣富。又萃一時之方聞。遂學以辯證其

文字故其攷釋精塙率可依據吳書釋文蓋龔禮部
自珍所纂定自負其學爲能冥合倉籀之指而鑿空
馳繆幾乎陽承慶李陽久之說然其孤文叛詒偶窺
扁窻亦閒合于證經說字終非薛氏所能及也詒讓
束髮受經略識故訓嘗慨獷秦燔書別剗小篆倉沮
舊文寢用湮廢漢人掇拾散亾僅通四五壁經復出
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
甄豐所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文卽小篆
四左書五繆篆六鳥蟲書而無大篆是其證也建武
中興史籀十五篇書缺有閒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
之形以造古文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多怪詭不
合六書蓋古文廢于秦籀缺于漢至魏晉而益熒學
者欲窺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哉端居諷字頗涉薛

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懣閒用字書及它刻互相斟酌略有所寤輒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爲發疑正讀成書三卷自惟末學膚受不足以通古籀之原竊欲剌剌芟少埶證經說字之學至於意必之論刊除未盡且僅據傳摩罕勘墨本點畫漫缺或滋妄說世有好古文字如張敞顏游秦者儻能理而董之矣同治十一年余月

古籀餘論後敘

甄錄金文之書自錢唐薛氏書外近代唯儀徵阮氏南海吳氏最爲精富倉籀遺跡粲然可尋固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余前著拾遺於三家書略有補正近又得海豐吳子苾侍郎攜古錄金文九卷搜錄尤閎

博新出諸器大半箸錄釋文亦殊精審儀徵南海信
堪鼎足攬涉之餘閒獲新義又有足正余舊說之疏
繆者并錄爲二卷蓋非弟偶存札樸抑亦自資砭劑
矣猶憶同治閒余侍親江東時海內方翹望中興而
東南通學猶承乾嘉大師緒論以稽古爲職志余壯
年氣盛嘗乘扁舟溯江至京口登金山訪遂啟謀大
鼎不得迺至焦山海雲堂觀無由鼎手拓數十紙以
歸時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與余有同耆朝夕
過從余輒出所得漢陽葉氏舊藏金文拓本二百種
同讀之君亦出舊藏季嬭鼎相與摩挲椎拓竟日不
倦時余書方挽橐而戴君得羸病甚劇然猶力疾手
錄余說於積古齋款識冊端又嘗屬余爲毛公鼎釋

文其歿前數日猶侈福不遺一字蓋余治此學唯君
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子雲奇字見之伯松歐公集
古每咨貢父不是過也繼余以資郎留滯春明時吳
縣潘文勤公臧彝器最盛與濰縣陳壽卿編修埒而
宗室盛伯熙福山王文介兩祭酒元味江建霞陽湖
費岐襄兩編修同邑黃仲弢學士皆爲茲學每有雅
集輒出所藏金文辨證難字適文勤得克鼎文字奇
瑰屬王江諸君爲正其讀攷跋纍纍莊成巨冊公以
示余俾別擇其是非余輒舉鼎中擾遠能執一語證
以詩書謂以擾爲柔執爲邇爲聲逝段借仲弢見之
則爲舉尙書執祖卽禰祖以證其義文勤亦以爲致
塙

此鼎

吳氏未箸錄

文勤所臧器殆八百

餘種如齊侯罇鐘

皆吳氏所未見也

京雒緇塵

萃此古懽致足樂也未幾余省親南旋而文勤治振
 畿輔官事控德猶馳書以新得井人殘鐘拓本寄示
 屬為攷釋比余荅書未及達而文勤遽薨逝余亦自
 是不復至都意興銷落此事幾輟今檢吳氏此錄則
 季嬭鼎毛公鼎井人鐘諸器咸入櫺錄而戴潘盛江
 諸賢墓已宿草永念疇昔幾同隔世邇年敲門課子
 舊友雲散唯咳襄收羅彝器時以拓本寄贈其所得
 師■父鼎■趨尊師趁鼎■尙■朕鼎亦多足校正
 吳錄咳襄所藏余嘗見者五十餘器如數狄鐘師彝
父散曹鼎無■鼎也亥方鼎皆吳氏所未見
 也然余年逾五十多病早衰日力凶力威遠不逮昔
 矣大氏余治此學逾卅年所觀拓墨亦彙千種恆耽
 玩篆勢審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輒萬慮俱忘眇思獨

契如對古人。不意過眼雲煙。倏成陳迹。迄今世變彌
亟。風尚日新。古文字例。殆成廢絀。敝帚自珍。輒用內
慙。然泰西學執大昌。其所傳埃及巴比倫象形鐵杼
古字。遠不及中土篆籀之精妙。彼土學者。捃拾於冢
塔土甕之餘。猶攷讀度儲珍。逾球壁而我國學子。略
涉譯冊。輒鄙棄古籀如弁髦。政教之不競。學術亦隨
之斯固。相因之理乎。然周孔之教。儻永垂於天壤。則
倉籀遺文。必有愛護於不隊者。此冊既寫定。將寄質
咳。襄仲弢兩君。相與商榷定之。而附識弱冠以來攷
攬所逮。息師友存亡并離之跡。綴之卷尾。以志今昔
之感。古學將溼前塵如夢。余又何能無概於心哉。光
緒癸卯六月。籀高居士書。

九旗古義述敘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尤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而巾車陳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哲不可增省先秦西漢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尙能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寢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君之精博尙不無舛悟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其本制而鄭以旛物旒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旛爲卽大赤與大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

爾雅之旒旒則爲喪旌咸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
義沈霾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孫叔然郭景純以
鼠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常大閱大
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
變空實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
說禮者閒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
疏深善檠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卽鳥旗大白卽熊
旗大麾卽龜旒合之大常大旂而方色大備又攷正
旒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顧於旛物旒旒猶
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
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
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師田之

建旗所以表事章信段令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
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
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
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鉅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
爲更端別起不冢大閱爲文其說尤牽強揆之私心
終未能釋然也積疑匈肫於今廿年庚子之夏畿輔
告警

鑿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膠憂
憤怫鬱輒藉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紉司常大司馬經
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悟益甚迺取詩禮爾雅諸經
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干旄明箸旌旗
則是鳥旗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旌此

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竟則龍旻旣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旒云緇廣充幅而繼之以旒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經末末今文又爲旒經末旣有旒文則緇正必儼旒制此與雅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迹以尋其閒罅覃思絜日始較然得其臆理迺知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它旗所謂旻物者猶

國微之有正有鑲實爲諸旗之通制旻純而尊物駁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旻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士以上旻皆依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段旻物而

小變之去其旂而屬以旆此其辜較也若然旛物與
旛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藉繆旂之通襍注羽
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旣得之於旛旌而仍失
之於旛物則其疏也執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大司
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旛大夫士
建物而大司馬統咳之曰百官載旛則知孤卿所建
者爲旛之旛大夫士所建者爲旛之物也司常曰帥
都建旗而大司馬分楬之曰帥都載旛鄉家載物則
知軍帥大小都所建者爲旗之旛家邑所建者爲旗
之物而鄉復卽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爲旛
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于旛
之旛毛傳以爲大夫之旛卽司常之孤卿建旛上大夫卽

鄉

卿射記國君龍旛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
 建之旛卽旗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旛也爾雅旐旆卽
 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擬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
 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塙詰矣蓋諸經之不可
 理董者以是求之而弁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
 文例縝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旣隳括其
 略箸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辨證無
 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
 司馬九旗五正以箸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旐鄉射
 獲旛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悞
 要或舊釋已詳咸不箸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
 哀遺經無從質定安得精擘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權

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陬

學成金天春煦

...

...

...

...

...

...

...

...

...

...

...

